

严歌苓
著

HUI

WU

XIE

灰舞鞋

为着尚在空中缥缈的目光，为着目光中流淌的欣悦

未曾识面，却已一身都是表白……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严歌苓
著

HUI

WU

XIE

灰舞鞋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灰舞鞋 / (美) 严歌苓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1

(严歌苓作品集)

ISBN 978-7-5502-1194-0

I. ①灰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7209号

灰舞鞋

出品人: 王笑东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李 征
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
版式设计: 左巧艳

责任校对: 林 丽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4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194-0

定价: 2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 录

屋有阁楼	217	茉莉的最后一日	197	白蝶标本	179	老 囚	161	老人鱼	127	养媳妇	109	灰舞鞋	1
------	-----	---------	-----	-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



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年轻女兵顺着冬青树大道走来。隔十多米站着一盏路灯，昏暗的灯光在冬雾里破开一个昏黄的窟窿。小穗子的身影移到了灯光下，假如这时有人注意观察她，会觉得她正在走向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。只有暗自拿定了主意的人，才会有她这副魂不附体的表情。她步子不快不慢，到了暗处不露痕迹地转过身，退着走几步，貌似女孩子自己和自己玩耍，其实想看看是否有人盯梢。

她背后的球场上正放电影，整个夜空成了列宁浑厚嗓音的共鸣箱。小穗子意识到：从这一时刻起，她这个人就要有历史了。

好，她就这样一直往前走。一时在灯光里，不久，又进入黑暗。她的前方是军营大门，立着持长枪和持短枪的两个哨兵。现在哨兵若有点警觉性，会认为晚上八点一个小女兵往军营外跑不是什么好事情。球场上放映的电影起来一声爆炸。

不久，哨兵们看见的就是她的背影了。一顶棉军帽下拖着两根半长的辫子。两个哨兵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眼色：有十五岁没有？文工团的？她在岗哨前面毫不犹豫地打个左拐弯，

看来目的地是早就决定下的。往左三百米是几路汽车的终点站,还有一个停业的公园,她在往那一带去。

很快,路灯就稀疏了。汽车终点站和公园在这样的冬夜晚上都早早绝了人迹,连一贯在墙外转悠、想混到军营大院里看电影的街上娃娃也一个不见。这都很好、很理想,对一个情胆包天去赴约会的小姑娘来说,外在条件是太漂亮了。

她现在站立下来,整个身影里也少了几分神秘的样子。一边是马路,另一边还是军营的高墙,里面有喂猪的士兵和一群猪在对喊。只要站在这墙下和这吵闹里,小穗子就觉得安全。她没有手表,她还要等个几年才有资格戴手表。正如她还有几年才有资格谈情说爱。他是有手表的,因此她相信他不会迟到。

一个带锡箔纸的烟壳动了动,又动了动。不久,她发现自己一只脚钩起,另一只脚蹦着把它往前踢,把身体的分量提得很轻。踢几下,就踢出一种舞蹈来,左脚两下,转身越到它的另一面,换成右脚。她忽然不踢了,是个谈恋爱的人了,还有这么可笑的举动。她让自己站定,好好想想,抽屉锁上没有?是不是把假日记放在枕边,把真正的日记藏严实了?真正的日记要让谁看了去,等于就是把他和她自己全卖了。

她从军裤口袋拿出口罩,戴了起来。口罩该洗了,在白天看上面一定有着鼻子和嘴巴灰黑的轮廓,那是会让老兵们打趣的。她开始检数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细节:暗号、密信的交接……没有破绽。小穗子是在最热闹的时分打出暗号的。当时是下午,排练刚结束,男女演员一片玩闹,她大大方方叫了

一声：“邵冬骏！”他猛回头，见她正往练功服上套棉大衣。她用玩闹嗓门问他，练功鞋怎么会一只黑一只白。她知道他在等她的暗号，便把手举到肩头，捻了捻辫梢。这个手势他们打了半年多，纯熟精练。他马上把手放在军装的右边口袋里，表示他收到她的暗号了，他会立刻取她的密信。然后就是晚餐，执勤分队长宣布餐后的露天电影。她向站在第三排末尾的他转过脸，他明白她的意思：你看多运气啊，看露天电影是作乱的最好时机。再往后她看见他的手放在军装领口上。她放心了，表明他已把她藏的信取到了手。他们每天一封的信藏在公共邮箱下面，邮箱在司务长办公室门外。他们的信能安全走动半年，全仗了司务长的无故缺勤。洗碗池周围照旧是打打闹闹的男兵女兵哄抢唯一的热水龙头，她向他发出最后一个暗语：不见不散。那是她刚在信中规定的暗语：把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。

这时她成了一个单薄、孤零零的黑影。几天前，冬骏忽然问她：“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？”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，每一画却都下了很大手劲，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。他在闹着什么情绪。她难道还没有把“一切”都给他吗？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，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，全是“永远”、“一生”、“至死”之类的词。于是，她就有一点儿委屈地在信中和他讨论起来：难道她没有趁着演出的混乱一次次把手给他握？偶然几回，她跟他在舞台死角相遇，她让他紧紧抱住——他还要怎样的“一切”？

邵冬骏的回信字字痛苦，说她就是一堆空话，什么“永

远”，什么“至死不渝”，小小年纪，怎么有这么多空话？

接下来，她就向他发出了这个绝望的约会邀请。她的喘息积蓄在口罩里，成了一片潮湿与温热的不适。她突然想出一个不雅的比喻，像是脸蛋上捂了块不勤更换的尿布。在这样的冬天黑夜，冬骏要拿她怎样就怎样。她不完全清楚“一切”的容纳量，但她朦胧中感到，这天晚上将要发生的是不可挽回的，对于她是有破坏性的。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今夜要带她亡命天涯，她也没有二话。

隐约听得见球场上观众的笑声。她的空椅子上放着她的棉大衣。人们也许会想，小穗子这趟茅房上得够久的。冬骏至少迟到三十分钟了。他比她要周全、老练，当然不能跟她前后脚地消失，他得拖一阵，和她拉开足够的距离。从观众的笑声她能判断电影进行到了哪一段，什么人物说了哪句著名的逗乐台词。一半已演完了，她坚信冬骏已朝她走来。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女兵在回忆所有细节时，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：这一个星期副分队长给她的异常待遇——对她健康的奇特关怀。副分队长几次唠叨，叫她例假来了不准隐瞒，“不然在练功房里‘浴血奋战’练死球了，英雄事迹不好写，光荣称号也不好封！”

副分队长叫高爱渝，是个活泼、丰满、骚情的连级军官，长相在舞台下也是主角。动不动就破口大笑，把大包大包的零食撒给下属们吃的时候，像个美丽的女土匪。舞跳得不好，但天生是领舞的材料。小穗子做梦也没想到，高分队长从一个礼拜前就把她所有暗语都看在眼里，一边看，一边给邵冬

骏发指令，让他千万别暴露，要像往常一样以暗语答对，看看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下一步怎样作怪。

小穗子动了动冻疼的脚趾，舞鞋留下的创痛此时猛然发作。她想冬骏一定走到军营大门口了。她怎么也想不到从一礼拜前，冬骏和她的往来已是高爱渝的一手导演。在高副分队长眼前，这天下午排练结束时的小穗子简直是个小妖怪，打一连串急不可待的暗语，拼死命地勾搭好好一个邵冬骏。当时她站在小穗子背后，用军事指挥员的、冷静果断的眼神向邵冬骏发出沉默的冲锋命令。于是，邵冬骏马上以秘密旗语向小穗子回复：一切正常，密信安全到达，我会按信上地点赴约。

就在小穗子向冬骏那双黑亮清澈、有几分女孩气的纯情眼睛发出“不见不散”的哑语时，至少有七八个老兵一起停下了洗碗、嗽口，静止在洗碗池周围。他们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，看着要把“一切”都给出去的十五岁女兵。“一切”，把他们的脸都臊红了。他们是高爱渝的亲信，是头一批知道小穗子和冬骏秘密的人。

很久以后，我们把事情看成是这样的：小穗子和邵冬骏的恋爱爆发在他一把将她从电缆边推开的刹那。这是一个近乎不真实的王杰、刘英俊式的英雄动作。它的发生距离小穗子要献出“一切”这个隆冬夜晚，整整半年。那是夏天，是夹竹桃、牵牛花疯狂开放的夏天。那时小穗子成了一台舞剧里的当家龙套，灰舞鞋、粉舞鞋、绿舞鞋来回换，一不留神就穿错

鞋。在这之前，别的龙套错穿过她的鞋，她只得套双小一码的鞋上场，把十个脚趾跳得血肉模糊。这天很好，她找着个清静角落，把各色舞鞋一字排开，按场次顺序搁好。演出接近尾声了，轮到最后一双舞鞋，是双灰色的，红军制服的灰颜色。她照例蹲不下来，因为汗把尼龙长袜紧箍在腿上，她照例向前一栽，让两膝顺势着地。只有一点不是照例的，就是她的手：她的手一般不会朝前送，去抓住什么，给膝盖一些缓冲。小穗子是个轻盈灵巧的女孩，真摔跤也不会像那天那样失控。大家事后说，那就是一个轻度休克，体力和汗水流失过多所致。总之，她失控地向前扑去，手抓住露在地板外的一截电缆上。

谁都说小穗子当时并没有惨叫。只有邵冬骏一个人说，小穗子的号叫穿透了四把圆号、三把小号、二十多把小提琴，直达他的耳鼓。他还在五步之外吃冰棍，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三面摇头的大电扇旁边。小穗子的叫声就在这种情况下穿过人们的忽略，刺进他涣散的听觉。他在一个蹿跳之间把冰棍扔得飞了起来，打在电扇上，爆起一蓬冰凉的雾。邵冬骏五步并作一步，已跃到小穗子身边，狠狠给了她一掌。在冰棍化作的冷雾消散之后，我们看见的就是倒在地板上的两个人：小穗子一动不动，邵冬骏也一动不动。从舞台上下场的人气喘吁吁地打听他俩怎么了。

两个人这才一翻身，坐了起来。邵冬骏指着那个电缆头，大声骂人。先骂小穗子找死，把鞋往电门上放，又骂舞美组杀人害命，居然把那么一大截电缆头露在外面——光线这么昏暗，手不去触电脚也难免。

台上要架火烧洪常青了，浓浑的血色光调中，《国际歌》升起。

台下剩的人几乎都围着邵冬骏和小穗子。两人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腿软得站不起来。沉重的圣乐般的旋律贯通在空间里。小穗子抬起眼，看着一身灰军装的冬骏。她眼里的泪水集到此刻，已沉重之极、成熟之极。

冬骏两手一撑地，跳起来。还是那个矫健男儿邵冬骏，眼神却是另一个人了。而是一种恍惚、忧伤的眼神，为自己对这个小姑娘突发的情愫不解。他给她一只手，说：“起来喽，没死还得将革命进行到底。”她把手交到他那里，一个麻木绵软的人都交到他那里。冬骏就在很多双眼睛下面，把小穗子一直拉到侧幕边。他又给了她一掌，把她推上舞台。他的手触在她腰上，掌心一送，就那样，她像只被他放回森林的幼鹿，撒欢儿跑了。

从这以后，小穗子和邵冬骏的事，我们是从她的悔过书和检查交待里得知的。还有她那本隐藏得很好的日记，也被解了密。在小穗子无法无天跑到汽车终点站去约会的那个夜晚，我们都渐渐注意到了她的空椅子。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不知情，只觉得小穗子这天的行为很古怪。不过，她在我们眼里，始终是有几分古怪的人。我们那时是天真无邪的少年军人，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小穗子，正站在黑暗里想着“爱”、“私奔”之类的念头。我们对她的理解是一片空白，她在这片空白里忙着她的秘密感情生活，欲死欲生。此刻，她留在空椅子上的棉大衣蒙蔽了我们所有人，没想到她这是金蝉脱壳，

实际中她正轻轻跺着脚，以减缓焦灼和寒冷，眼巴巴地望着亮灯的军营大门。

好了，一个身影闪了出来。

小穗子在看到那身影时周身暖过来。她转头向更深的黑暗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停下，听听，听见一双穿皮鞋的脚步跟上来。她向马路对面走去，那里是公园的入口，虽然公园停业，却不断从里面抬出自杀的情侣。把冬骏往那里引，象征是美丽而不祥的。

她已走到公园大门口。铁栅栏被人钻出个大缺口，她就在那缺口边转过身，喊了声“冬骏”。没人回答。她又喊了一声：“冬骏，我在这儿。”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是一个陌生的嗓音。

她定住了。冬天的遥远月亮使小穗子的身影显得细瘦无比。细瘦的小穗子身影一动不动，诧异太大了。陌生嗓音又把同样的问题重复一遍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她的身影十分迟疑，向前移动一点儿，突然一个急转，向一步之外的夹竹桃树丛钻去。就是说，不管在谁眼里，这个细瘦的少女影子都是垂死挣扎的，逃跑的意图太明显了。

一根雪白的手电筒光柱把小穗子击中，定在那个鱼死网破的姿态上。

“你不好好看电影，跑这儿来干吗？”

小穗子这才听出他的嗓音来。怎么会陌生呢？每个礼拜六

都听他在“非团员的组织生活会”上念“毛著”，念中央文件。

他从马路对走过来，这个会翻跟斗的团支书。马路有十多米宽，是这个城市最宽的马路之一。几年前公园里的庙会曾不断增添它的宽度。庙会被停止之后，宽度便显得多余了，只生出荒凉和冷寂。此刻，在小穗子感觉中，街面茫茫一片，她的退路也不知在何处。

团支书还在雪白手电光的后面。手电光一颠一颠，不紧不慢向她靠近。就在这个空暇中，她已把团支书的语调分析过了。自然是不苟言笑，却不凶狠，远不如他批评女兵们吃包子馅儿、扔包子皮时那样深恶痛绝。他疑惑是疑惑的，但疑点并没有落实。她给了句支吾的借口。事后她忘了是什么借口，不外乎是胃不舒服、想散散步之类。

无论她的借口怎样不堪一击，团支书都没有戳穿的意思。在手电光到达她面前时，所有的谎言圆满完成。他和她一块回军营，问了她对他的意见，对团支部改选的看法，以及她母亲是否有信来。他没问小穗子的父亲。我们所有人都不提小穗子的父亲。她那个在农场接受督促改造的反面人物父亲让我们感到为难，哪怕是好心的打听也是揭短。那时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军人，家庭五花八门，但谁也没有小穗子父亲那样的父亲，有一堆很刺耳的罪名。

我们在电影结束时看见团支书王鲁生和小穗子并肩走回队伍。多数人还蒙在鼓里，认为闹半天小穗子也是个马屁精，找团支书汇报思想去了。我们明显感到高分队长对小穗子的愤怒，但她强忍着不发作又很令我们费解。高分队长不

是个强忍的人。这离我们知道实情其实已不远了。实情是高分队长组织的对小穗子的监控观察已经正式开始。她要把小穗子写给邵冬骏的一百六十多封情书都拿到手,交给文工团领导。于此同时,她只和几个舞蹈队的老兵通报了消息,让他们帮她掌握小穗子的动向,但决不能打草惊蛇。就是说小穗子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眼睛发射的火力网里。

从露天电影场到文工团驻地有一里路。队伍走得松散,到处是悄悄的拳打脚踢,不时爆起由低声流传的笑话引起的集体大笑。小穗子假装鞋被踩掉了,喊报告到队列外去拔鞋。她低下头,默默数着一双双从她身边走过的脚。冬骏的步子她早就听熟,步伐听着都漂亮。再有两双黑皮鞋过去,她就该直起身了。好,起身,回头,手搁在最下面一颗纽扣上。冬骏却从她身边快步走过去,像是没看懂他们用得很熟的哑语:我空等你一场。她站在那里,看着冬骏从侧影变成背影。多漂亮的背影,又长又直的腿,挺拔高贵的肩背。冬骏也是一副舞蹈者的八字步,却比其他人走得帅气。配上他合体的军装和习惯性上扬的下巴,这个冬骏看上去狂得要命。小穗子不知不觉走到了冬骏身后,只差一步,就和他并肩了。正是冬骏这类穿军服的好男儿,在我们的时代迷死一个城的女高中生、女工和女流氓。

她加快步子。现在好了,冬骏就在她旁边。她的手动作已大得不像话,拼命要冬骏看她绝望的追问:你收到我的信了吗?冬骏扭过头,对她使劲皱起浓黑齐整的眉毛。眼睛向队列一摆。她明白他是在下命令,命令她马上归队:众目睽睽之

下,不要命了吗?她不服从他,手一直停在第三颗钮扣上:你收到我的信了吗?……

吹熄灯号之前,小穗子拎着暖壶向司务长办公室走去。假如密信还在邮箱下面,冬骏的失约就有了解释。她一心想为他今天的不近情理开脱。

司务长办公室在漆黑的练功房隔壁。再往前,就是一个巨大的煤堆。又是一个意外:司务长办公室亮着灯,并有女人的朗朗笑声出来。高爱渝走到哪儿,就这样笑到哪儿。高分队长为自己有一副大老粗的开怀大笑而自豪。小穗子知道只要高分队长此刻一出来,什么都说不清了。司务长办公室的门留了尺把宽的豁子,能看见高爱渝一只脚绷成了雕塑,一下一下地踢着。一定是坐在司务长的办公桌上,才能这样踢。只有优越和自信到极点的人,才会像高爱渝这样不拘小节。小穗子猛地提醒自己,高分队长随时会轻盈而莽撞地一撩腿,从办公桌上落地,再是一个闪腰出门,便把她生擒了。

小穗子不顾死活地向前迈出两步。现在她和高分队长只隔一层糊了报纸的玻璃门。她佝下身,把信箱搬起一点儿,让它的一头翘起来,另一只手贼快地到下面扫了一下。什么也没有,她把邮箱搬得更倾斜一些,又扫了一下。只扫到厚厚的尘土。才一天,已滋生出细薄的小小荒漠来。还是不甘心,她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摸。信显然被冬骏取走了,读过了。他失约的理由呢?

就在这个时候,响起一声爆炸。小穗子抽回满是灰尘的手,向爆炸转过头。硝烟滚滚中,她看见自己的竹壳暖壶倒在